



陈春建 著

奔腾的二月河

人民日报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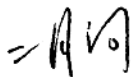
序

陈春建的这个作品集终于出来了。

他老早就告诉我说过这事，带着殷殷的期望。我能理解他的这份心情：大致而言，名家或因忙，或自矜身份，不是很亲切亲近的人不愿多事做“无效功”。想到我自己当初“想出一本书”那种心境，我不愿也不忍心拒绝年轻人这样的目光。

诚然，我写书是不容易，出书却是自觉有些轻而易举了。稿子写出来往出版社一送，出清样，二审三校送印刷厂统统都无需操心，不但不要自己掏腰包，还有稿费可赚。但对于初出道的青年，或写“不予市场”作品的作家，那就全然另一回事了。世风如此金元化，凭谁个人也无能为力的。但仔细想购书人，人家自然也有人家的道理。出版社和我打交道的多了，众口一词，要出有品位的书，“宁可赔钱”也要书，然他们是自负盈亏，一味“赔”的事谁肯干？写书难，出书难，卖书难，买书难。总而言之，难兄难弟难到一处就是了。在这样情态下，春建的书出来了。我很为他欣慰一把。

看小传,和我的经历有点相似,新闻专干、政工干部……他在自己工作流程中,不断掇拾了浇漓世情中人性或群体人性中闪烁着理性燭火的事件情态,用乐天的笔触,怀着某种期望与信心,告诉读者光明与温暖,这就是春建的心。透明得连他的韧性都看得一清二楚。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consisting of stylized, cursive characters that appear to be '春建'.

2000年3月1日

目 录

奔腾的二月河·····	(1)
心碑·····	(7)
路,从这里延伸·····	(19)
蛟龙腾飞·····	(29)
双枪女英雄·····	(42)
独山角下创业歌·····	(51)
众志成城·····	(60)
强自喜学习“强自喜”·····	(79)
彩虹映照文明花·····	(83)
“盆景王国”·····	(86)
走向辉煌·····	(90)
苦命儿幸运儿·····	(105)
忧思退学风·····	(112)
夙愿·····	(116)
位卑未敢忘忧国·····	(123)
企业破产以后·····	(128)
推三轮车的老人·····	(132)
卖花的小姑娘·····	(135)
攀得半山休道远·····	(139)
拣垃圾的老人·····	(142)

一片冰心在玉壶·····	(146)
宛城一颗星·····	(150)
散步的恐惧·····	(154)
血染的风采·····	(157)
情洒人间·····	(160)
在老山在闹市·····	(163)
鱼水情·····	(167)
手足情·····	(170)
纪律在心中·····	(173)
军长与孤儿·····	(175)
光明颂·····	(177)
情系万家·····	(184)
老郑传奇·····	(190)
青春答卷·····	(193)
明天更美丽·····	(201)
民魂·····	(204)
韶山行·····	(210)
书香飘万家·····	(216)
梅香苦寒来·····	(219)
荷花女·····	(223)
热线牵动万人心·····	(235)
往事·····	(247)
后记·····	(254)

奔腾的二月河

丰硕的果实是令人羡慕的，然而在它的背后不知洒下了奋斗者多少辛勤的汗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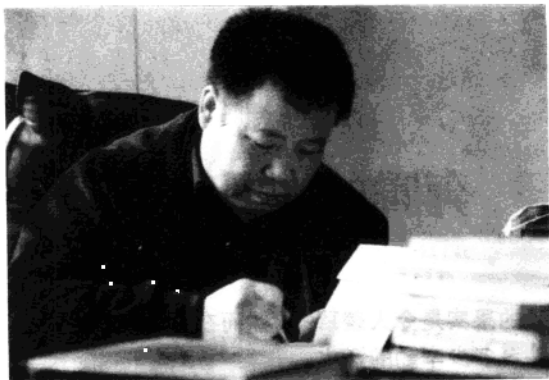
——题记

当您知道一个过去从没有发表过一篇文学作品的人，竟一口气地写出四百万字帝王系列历史小说十大卷巨著时，您一定会说：“这是传奇！”

当您知道一大批评论界优秀人士会聚北京文采阁研讨《雍正皇帝》后，众口一词称赞说：“这是五十年甚至是百年不遇的佳作时。”您一定会说：“其书其人真了不起呀！”

这位传奇人物就是全国著名作家、南阳市文联副主席二月河。

盛夏的一天上午，我来到二月河老师的家。客厅里摆放着两对陈旧的沙发、四把小椅和一个玻璃茶几，锈迹斑斑的吊扇，慢慢悠悠地转动着，没想到一切这样简朴。



二
月
河
健
壮
敦
实，
留
着
小
平
头，
上
穿
白
色
短
袖
衬

衣，下穿灰色长裤头，脚穿一双塑料鞋，笑咪咪地接受了我的采访。

问：你的大名叫凌解放，笔名叫二月河，充满诗意的笔名是怎样来的？

二月河：“我生在山西省昔阳县黄河边，每年初春二月，黄河开始解冻，冰块如万马奔腾，一泻千里，十分壮观。二月河就是特指解冻了的黄河。我是黄河的儿子。”

问：你的人生道路是伴着血和泪走出来，是这样吗？

二月河：“说来话长。我小时候受了现在青年人难以想象的苦。那时边上学边砍柴，记得一次背着一捆柴，不慎摔进了山沟，苏醒过来后，头上腿上都是血，我咬着牙，背起柴捆，一步一晃地回到了家。之后，便随着进山剿匪的父母南下到伏牛山。父母工作经常变动。16岁时，我便一个人生活在邓县，培养了较强的个性和自理生活能力。高中毕业当了十年工程兵。十年中，我被淹过、电打

过、火烧过、炮崩过、房子塌了扣住过……”

经历几生几死的锤炼，塑造出他坚韧不拔、宁折不弯、勤奋好学、努力向上的性格特点。十年中，他博览中外文学名著、广涉古今经典。

二月河从部队转业回来被安置到市委宣传部，业余时间仍一如既往，潜心钻研《红楼梦》等古今中外文学名著。

问：你是怎样产生写康熙大帝的念头？

二月河：“1982年，我参加了全国第三次红学会。会上有人说：‘清代康熙皇帝是一位杰出的人物，可至今没有一部关于他的象样的作品。’我当时忽地站起来，掷地有声地说：‘我来写’。”

于是，二月河开始了紧张的资料集中，创作构思。他用自己有限的历史学识，反复检视考证爱新觉罗·玄烨在位六十年间重大历史事件，进行筛选和艺术加工。白天工作，晚上沉浸在浩如烟海的历史、野史、清人笔记之中，寻幽发微，钩沉稽玄，感受着当时的民俗世态，风土人情，官场沉浮，礼仪风貌，足足准备了一年时间。

问：你当初写康熙大帝的初衷愿望是什么？

二月河：“我是想通过满族人入主中原初期，那一种勃勃生机这样一段历史事实的描写，来弘扬我们的民族文化，恢弘我们的民族志气，激励新时期再建我们的民族辉煌。当时有这份‘野心’吧”！

问：你在创作上遵循了一个什么样的原则？

二月河：“坚持‘潜古人画像，让今人照镜子’这样一

个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

问：听说当初你的创作条件是非常艰苦的，是这样吧？

二月河：“是的。那时白天上班，夜晚写作。冬天，家里没有取暖设备，写着写着手就冻僵了，只好搓搓手，顿顿脚再继续写，写到深夜三四点钟，整个身子就会冻透了，写字的钢笔水都能冻住。夏天，家里没有电扇，只能用一个水桶装满凉水，将脚泡在里面，胳膊用湿毛巾缠起来，干了再放进水桶里浸一浸，就这样避暑驱虫。夜里饿了就啃袋方便面，喝杯白开水；因得受不了，就用烟头烧自己的胳膊，来刺激神经，坚持创作”。

当二月河惜时如金，用心血和智慧凝结成的34万字处女作《康熙大帝》第一卷“夺宫”问世时，他那满头的黑发也因劳累过度而全部脱落了。

1986年，《康熙大帝》第一卷出版以来，重印了九次20多万册，地下出书商盗版的不计其数。《康熙大帝》摘取了河南省第一届优秀图书的桂冠。

二月河没有被鲜花和掌声所陶醉，他依然默默地耕耘，执著地探求。短短十年间，以每年一卷四十万字的创作速度完成了《康熙大帝》后三卷，《雍正皇帝》三部，《乾隆皇帝》五部中的前三卷共十部400万字的历史小说。他以历史学家的眼光和文学家的笔锋，毫不掩饰地写出了这些帝王们在封建制度侵蚀下必然产生的恶德和个人品格上的疾患与缺陷，更大胆充分地写出了他们的光彩与辉煌。十部书，每一本都一版再版，享誉海内外。《雍正皇

帝》不仅摘取了河南省第二届优秀图书的桂冠，而且还入围今年的茅盾文学奖。(雍正皇帝)倍受专家、学者推崇。

评论家蔡葵说：“二月河的《雍正皇帝》用恩格斯一句话，即莎士比亚剧作品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

评论家白桦称《雍正皇帝》接续了传统又发展了传统，是真正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历史小说。

著名作家陈建功说：“我看了《雍正皇帝》后，感到很震惊。二月河先生具备作家学者化的水准，对当今文学



二月河接受记者采访

界是富有启示意义的。”

问：帝王系列小说完成后，还有什么新打算？

二月河：“既然写了康雍乾这封建

社会最后一次辉煌时代，那么，再把太平天国或鸦片战争这段历史也写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历史文化。虽不敢说能保证每一本书都耐读，但我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

问：请你谈谈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的创作原则？

二月河：“人民对精神产品的生活需要，是多种多样的。不论你是写历史题材还是现实题材，心里要想着给人民创造一份很美、很健康的精神食粮，并把这种健康的精神食粮，注入到我们民族的肌体里，激励广大人民奋发图强，振兴中华”。

面对丰硕成果和众多荣誉，二月河却宠辱不惊，他平静地说：“我还是平常人平常心。如果听几句赞誉的话就飘起来了，只能说明自己很浅薄。党培育了我，只有更加努力地奉献给人民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才能报答党和人民对我的养育之恩！”

二月河，这条涨满才情与智慧的初春的河流，正奔腾不息，滚滚向前！

(1996. 7)

心 碑

阳春三月，桃红柳绿，莺歌燕舞。

南阳火车站广场，锣鼓喧天，唢呐声声，各界人士隆重欢送全国八届人大代表进京履行神圣光荣的使命。

“呜——”列车徐徐启动了。此刻，坐在车窗边的一位代表，神采奕奕，喜笑颜开。她看上去五十多岁，眉目清秀，衣着朴实，说话爽朗，不拘小节。



这位全国人大代表就是南阳畜牧兽医站副站长张瑞璋。

火车“哐当哐当”地响着，走过一站又一站。

全国八届人代会期间，张瑞璋（右一）与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中）、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左一）在一起。

站。车上的人们昏昏欲睡。张瑞璋却毫无睡意，双眸凭窗远眺，窗外那一晃而过的田野、村庄、城镇……象是她用足迹踏遍似的，往事又一幕幕地浮现在脑海中。

张瑞璋，祖籍福建古田人。1959年12月，年仅21岁的她，从南京农科院畜牧系毕业后，响应党中央“到边疆去，到山区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怀着对人生美好的憧憬，告别了渔歌帆影、瓜果飘香的故乡和亲人，揣着到中科院黄牛研究所报到的派遣证，辗转七天七夜来到了南阳地区的邓县。

“欢迎你不远万里来这里工作。”县农委领导紧握着她的手热情地说。

“黄牛研究所在哪里？我先看看。”张瑞璋征尘未洗，便急切问道。

“在构林镇，远着呢！”农委领导关切地说：“你一路辛苦了，在这里歇一段时间再去上班。”

正值热血沸腾的张瑞璋，谢绝了领导的美意，翌日乘坐一辆拖拉机，驰向构林。

辽阔的田野，北风呼啸，雪花飞舞，风雪无情地横扫着人间万物。

热带地域长大的张瑞璋，只穿了一件薄毛衣，冻得手脚麻木，脸色乌青，缩成一团，到达黄牛研究所已是凌晨一点多钟。几乎两天没吃饭的她，狼吞虎咽般地吃了两大碗红薯叶稀面条，驱走了饥寒。

老实憨厚的杨所长为她安排了一间住房。这间土墙平房，四面透风，硬板床上堆满了玉米、高粱、棉籽……

自幼在城市长大的张瑞璋，以为研究所是一个神秘之地，是人类进步文明的象征，没想到，一切都破破烂烂，生活条件如此艰苦。真是海市蜃楼一场梦。

寒冬的夜晚，寂静无声，偶尔传来狗叫声。张瑞璋爬在床上伤心痛哭，万千思绪涌向心头。

张瑞璋还毕竟是张瑞璋。当她看到牛场的一群南阳黄牛，个个膘肥体壮、毛色发亮、高大有力时，又惊讶又赞叹，象是发现新大陆似的，喜出望外。

一天，杨站长把她喊到办公室，情真意切地说：“眼下，咱这里条件比较艰苦，艰苦才能培养出人的意志，才能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小天地也能大有作为。”

张瑞璋端坐着赞许地点点头。

杨站长话锋一转，说：“南阳气候温和，风调雨顺，土地肥沃，草木繁多，发展黄牛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可这些年黄牛头数却一直徘徊不前，主要原因就是全县30%多的母牛配不准，不能繁殖后代。每年仅此全县经济损失几百万元。你是咱所里唯一的大学生，黄牛的人工授精、杂交改良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张瑞璋爽快地答应了。

于是，邓州的村村落落出现了一个身材苗条、年轻漂亮姑娘的身影：张瑞璋拉着一头公牛，走村串户，亲切地询问：“大伯，大娘，你家要不要给母牛配种？配准一头，一年能多收入二百多块钱呢！”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思想在农村根深蒂固，人们谈性色变，羞羞答答，总认为是一种不道德的言语。

眼下，一个年轻姑娘竟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宣传公牛给母牛配种，必被人嗤之以鼻！

村里的姑娘见了她，手捂着脸飞快地跑去；少妇见了她，红着脸立时关上门；中年妇女见了她，嘲笑她是个疯子；小伙们见了她，站在一旁哼哼直笑；老年人见了她，迷惑不解地说：“姑娘家啥干不了，要干这工作。祖祖辈辈还没听说牛能人工授精哩？”

张瑞璋像“瘟神”一样，走到哪，都是冷若冰霜，避而远之。

张瑞璋为之大放悲声，彻夜不眠；造福乡亲们的事为何这样难啊？

古往今来，科学与愚昧的斗争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许多人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甚至宝贵的生命！

张瑞璋矢志不移，坚定认准自己走的路，是科学之路，是致富之路，是幸福之路。她依然牵着一头公牛到村里苦口婆心、不厌其烦地宣传。一天，二队的张大爷用半信半疑的口吻说：“小张，俺家养的那头母牛，三年都没生牛娃啦，用你那法宝试试，看中不中？”

张瑞璋欣喜地用笔记下了张大爷那头母牛的发情日期，按时人工授精。

一个月后，这头母牛果真怀上了孕。

张大爷喜得一夜不眠，逢人便笑呵呵地说：“俺家那头母牛怀上啦！怀上啦！是小张的功劳，那办法真灵啊！真灵啊！”

一传十，十传百，传遍了千家万户。

张二爷、李大伯、王大娘……纷纷找张瑞璋给自家的母牛人工授精，授一头怀一头，百发百中。

春花秋实。牛娃一个接一个降临人世。喜得村民们合不拢嘴，赞不绝口。冷笑家的赞成是在成功之后。张瑞璋用科学的手段造福乡亲们，博得了一片欢呼声。似乎一夜间她成了香花。

村里的小伙姑娘们见她喊大姐，媳妇们见她喊妹子，老人们见她亲昵地称小张。

张瑞璋每日走村串户，既给牛配种，又自学给牛看病，忙得不亦乐乎。一个深秋的夜晚，刚给赵大娘家的牛看了病回来，三队的陈大娘又匆匆跑来，气喘吁吁地说：“张妹子，俺家的牛得了急病，你……你快去。”

张瑞璋二话没说，背起药箱，飞快地赶到了五里以外的陈大娘家。诊断后，立即给牛打针、灌药……终于使牛脱离了危险。

张瑞璋拖着疲惫的身子赶回研究所时，东方的太阳已冉冉升起一人高。象这样的事，她无法记清有多少次？

超负荷的运转，艰难困苦的生活，使张瑞璋 130 斤的体重瘦得只剩下八十多斤，头发掉得稀稀疏疏，红润的面孔变得又黑又瘦。乡亲们心疼得直掉泪。

乌云飘来。正当张瑞璋意气风发地谱写着生命华章时，无情的棍棒朝她袭来。她被戴上了“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的大帽子，遭到了一帮人无情的围攻和批斗。夜晚，逼迫她孑然一人铺条麻袋睡在牛棚里。

张瑞璋茕茕孑立，仰望夜空，喃喃自语：“我一片丹心

能叫‘只专不红’？分明是‘又专又红’”。

她困惑了，她茫然了，思绪杂乱，悲愤交加，怆然泪下。

她“认罪”态度不好，被迫下放到二队去“改造思想”，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她携带着年幼的孩子，每日割草、铡草、喂牛、挑水、铲牛屎……一日三餐糊涂饭。

隆冬的一天，井台上结了一层厚厚的冰凌。她挑着水桶来到井台上。她用力搅辘轳时，两脚滑向井中。这时，旁边一位等待打水的农民眼疾手快，一把抓住了她，水桶掉进了井里，她被拉到井台上，安然无恙。谁想，救她的那位农民突然呜呜大哭：“张师傅，你受苦啦！他们对不住你呀！”

张瑞璋心里正感激这位可爱的农民把她拉出死亡线，此刻又听到了他的肺腑之言，不觉泪如雨下。

善有善报，恶有恶还。

从此，乡亲们主动帮助她挑水、喂牛……悠悠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张瑞璋依然悄然地为父老乡亲们的牛配种、治病。

云散日出。1978年8月，组织上决定调张瑞璋到南阳畜牧站工作。消息传出，乡亲们不约而同，怀着依依不舍之情，含着热泪送她一程又一程，知心话儿说不完，好似“西出阳关无故人。”

张瑞璋一步一回头，一步一流泪，毕竟朝夕相处20年了。乡亲们给予的关怀和厚爱，曾温暖抚慰了她那颗